



我在现场

多方力量搅动皖通科股东会： 提名董事落选 回购股票等议案再度被否

本报记者 黄群

9月16日，皖通科技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证券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南方银谷相关代表、神秘股东王晟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场行使投票权。尽管表面上二人基本没有交流，但对于审议的六项议案的态度，双方却比较默契，尤其是针对前三项议案，均投出了反对票。针对后三项议案，南方银谷依然坚决投了反对票，王晟方面则投了弃权票。

股东大会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暗潮涌动。就在大会召开前夕，南方银谷方面又得到了“少数关键股东”易增辉的支持，西藏景源方面也在悄悄增持。加上新入局的王晟，皖通科技已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接近皖通科技的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称：“股东大会开过后，各方的态度现在比较明朗。从投票结果看，很显然王晟方面、南方银谷方面对现状不满，公司董事会很可能面临再度洗牌。”

六项议案均遭反对 回购股份等议案二次被否

根据公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一共审议六项议案，包括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选举陈翔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

记者了解到，陈翔伟能否获得非独立董事席位是这六项议案中的焦点议案之一。根据其履历，陈翔伟与西藏景源背后的世纪金源系有关联。从投票结果来看，选择网络投票的西藏景源的对议案投了赞成票，无奈南方银谷与王晟方面此次“情投意合”，陈翔伟最终落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皖通科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等三项议案二度上会，

再次被否。此前的6月23日皖通科技年度股东大会上，由于南方银谷反对，这三项议案均未获得通过。

《证券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但一些细节透露出紧张的气氛。董秘潘大圣宣读全部议案后会议就进入最为关键的投票环节，他特意强调，公司不会干涉各位股东履行职责，但是对后三项议案，因为涉及职工的核心利益，希望股东谨慎考虑，支持这些议案。不过，南方银谷仍然投了反对票，加上王晟的弃权，最终三项议案第二次未获通过。

南方银谷参会代表在现场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称皖通科技上半年业绩下降严重，经营管理层应负有一定责任。作为第一大股东，他们对公司的现有经营业绩不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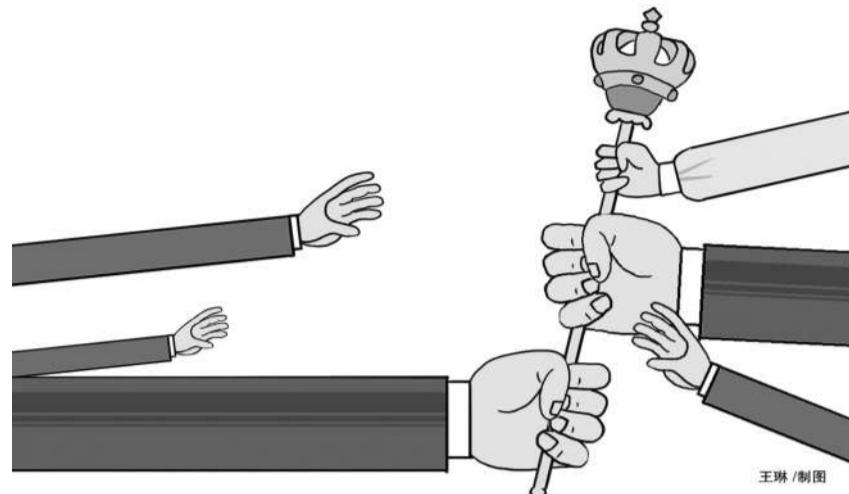
“他们(南方银谷)是泄愤了，我们的利益怎么办？谁来维护？”皖通科技一位离职员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买的虽然不多，但现在离开公司了，肯定还是想早点拿回这些钱的。几大股东打架，离职员工反倒成了牺牲品，后面还不知道怎么办。”

安徽某律所高级合伙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所以皖通科技要想回购这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也只能等这三项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后才行。”该律师说，“至于离职员工想拿回自己的利益，如果股东大会始终不放行，另一个办法就是等手中的股票过限售期后在二级市场上卖掉，同样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收益。”

多方力量仍在集结 董事会或面临重新洗牌

自6月23日南方银谷方面丢掉唯一



一个董事席位后至今，皖通科技各股东方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

然而，现在看来这仅仅只是表象。

就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夕，南方银谷方面、西藏景源方面均在集结力量，扩大各自阵营，力图增加在股东会上的筹码。随着“85后”王晟的加入，最近一周各方增加筹码、扩充阵营的时间点颇值得玩味。

最早是在9月9日，皖通科技称9月8日和9月9日，公司创始人王中胜、杨世宇、杨新子三人和王晟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三位创始人将其所持皖通科技合计2672.59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49%)的表决权委托给王晟行使，9月9日，三位创始人又将其上述股份以2.9亿元转让给王晟。通过此次表决权安排及股权转让，加上王晟在9月3日和9月8日两次“试水”购入的股份，其合计拥有上市公司3497.94万股，占比8.49%，成为皖通科技第三大股东。

目前，西藏景源持有皖通科技4826.39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1.71%。如果结合其传言中的关联股东福建广聚、梁山、刘含、王亚东、林木顺等人的持股比例，西藏景源方面合计持股已达26.27%。不过，目前尚未有明确

证据显示上述股东是西藏景源的关联方或者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比较出乎意料的是此次南方银谷与易增辉的联盟。公告显示，南方银谷和易增辉于9月14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协议期限截至2021年9月15日。对于签署该协议的目的，双方表示是“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决策的效率”。协议约定，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应以南方银谷的意见为表决依据。

本次权益变动后，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华企管、易增辉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9049.14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1.96%。

资料显示，易增辉是皖通科技子公司赛英科技董事长，2018年2月皖通科技收购了赛英科技，作为最大的交易对手，易增辉持有上市公司1434.39万股股份，占皖通科技当时总股本的3.75%。今年3月，易增辉曾对罢免周发展董事长职务这一议案投过反对票。

当前，皖通科技“三足鼎立”之势出现，但上市公司仍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后期皖通科技各股东方如何就董事席位、议案表决展开“合纵连横”，本报将持续关注。

六项议案均遭反对

回购股份等议案二次被否

根据公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一共审议六项议案，包括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选举陈翔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

记者了解到，陈翔伟能否获得非独立董事席位是这六项议案中的焦点议案之一。根据其履历，陈翔伟与西藏景源背后的世纪金源系有关联。从投票结果来看，选择网络投票的西藏景源的对议案投了赞成票，无奈南方银谷与王晟方面此次“情投意合”，陈翔伟最终落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皖通科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等三项议案二度上会，

双方未按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华东重机投身四川国资落空

本报记者 李亚男

筹划一个多月，华东重机却未能顺利投入四川国资麾下。

9月16日，华东重机公告称，由于双方未能在9月15日前签订正式股份转让协议，公司实际控制人翁耀根及其一致行动人、第二大股股东周文元与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港投集团”)股权转让暨控制权拟变更事项暂停。

接近上市公司相关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后续还是会寻求投资方的合作。”不过对于后续筹资，是谋求上市公司控股权还是仅作为战略投资者，该人士表示：“目前，公司保持开放的态度。”

投身四川国资未果

今年8月3日，华东重机公告称，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重集团”)，第二大股东周文元的通知，称正在筹划有关公司的重要事项，华重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周文元拟筹划为公司引入某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并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该战略投资方转让合计不低于25%公司股份，该事项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在停牌5个交易日后，华东重机对外公布了筹划的重大事项，实控人翁耀根及其一致行动人、第二大股东周文元拟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26%股份转让给港投集团或其指定的关联方。

股价暴涨遭问询 卡倍亿称涉及特斯拉业务量很小

本报记者 吴奕萱

作为注册制下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之一，卡倍亿在上市首日以7倍多的涨幅赚足了眼球。9月11日至9月16日，公司连续收获4个涨停，累计涨幅达107.38%。

9月16日晚间，卡倍亿收到深交所关注函，深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主要产品中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线缆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铜、铝线缆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并核实说明新能源汽车线缆、铝线缆业务对公司目前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部分媒体提及公司涉及特斯拉概念，要求公司结合业务模式及与其业务开展情况作针对性澄清说明，并充

入新的资源(资金、业务或其他)，他们这是在转让控制权，而非引入‘战略投资者’。”

不过，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了一个多月后，华东重机却公告称，“自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以来，交易各方就相关交易事项细节进行了积极的沟通，但双方对有关后续事项存在一定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未能在2020年9月15日前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记者了解到，港投集团第一大股东为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而华东重机主营业务由两块大板构成，分别是“集装箱装卸设备”和“智能数控机床”为主的高端装备制造板块，和以不锈钢现货交易服务为主的“供应链服务”板块。

“港投集团旗下有港口码头，公司主营业务中也包含了港口集装箱业务，与港投集团属于上下游关系，业务上也存在协同作用。”上述接近公司相关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华东重机方面却仅在公告中表示，本次股权转让引入国有资本控股，有利于优化和完善公司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有利于公司借助国有资产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快速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活力，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

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引入战略投资者一般是指在实控权不变的情况下，引入重要的新股东，为公司注

入新的资源(资金、业务或其他)，他们这是在转让控制权，而非引入‘战略投资者’。”

截至2020年6月末，翁耀根、周文元分别持有上市公司1.07亿股、1.78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分别为10.62%、17.68%。

值得一提的是，自7月31日起，公司股价一路下挫，截至9月17日收盘，华东重机报收4.99元/股，较7月31日收盘价7.14元/股跌逾30%。

记者注意到，在紧锣密鼓筹划股权转让的同时，公司从6月初开始筹划的可转债发行事项也为本次股权转让“让路”。因股权转让事项可能涉及控制权变更，8月5日，华东重机即公告称，公司方面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中止审查。并表示，“待相关事宜确定后，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工作。”

况玉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可转债的发行需要公司有稳定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团队，必须保证公司的经营稳定，他们现在已经有出让实际控制权的意向，可转债的发行很难获得监管机构支持。”

“至于当前的可转债发行具体还需要证券监管部门的确认，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股价大跌，发行可转债也并非好时机，监管层应该会慎重考虑。”江瀚补充道。

提及可转债发行推进事项，上述接近上市公司相关人士则表示：“并不清楚该事项进展。”

“从上述情况来看，实控人转让

公司股权应该主要是有套现需求。”况玉清说道。

截至2020年6月末，翁耀根、周文元分别持有上市公司1.07亿股、1.78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分别为10.62%、17.68%。

值得一提的是，自7月31日起，公司股价一路下挫，截至9月17日收盘，华东重机报收4.99元/股，较7月31日收盘价7.14元/股跌逾30%。

记者注意到，在紧锣密鼓筹划股权转让的同时，公司从6月初开始筹划的可转债发行事项也为本次股权转让“让路”。因股权转让事项可能涉及控制权变更，8月5日，华东重机即公告称，公司方面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中止审查。并表示，“待相关事宜确定后，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工作。”

况玉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可转债的发行需要公司有稳定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团队，必须保证公司的经营稳定，他们现在已经有出让实际控制权的意向，可转债的发行很难获得监管机构支持。”

“至于当前的可转债发行具体还需要证券监管部门的确认，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股价大跌，发行可转债也并非好时机，监管层应该会慎重考虑。”江瀚补充道。

提及可转债发行推进事项，上述接近上市公司相关人士则表示：“并不清楚该事项进展。”

“从上述情况来看，实控人转让

茅台集团拟发债150亿元 跨界收购贵州高速

专家称或酝酿向投资金融控股集团转型

本报记者 王鹤

茅台集团收购贵州高速公路一事引发市场热议。据上交所官网披露，贵州茅台母公司——茅台集团拟发行150亿元公司债券将贵州省公路行业龙头企业——贵州高速收入麾下。

自成立以来，贵州高速始终以贵州省高速公路建设及运营管理为主业，相继建成贵阳至遵义等四十多条高速(高等级)公路，拥有贵州东西南北四条出省大通道。截至2019年末，贵州高速建成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3848.61公里，占2019年年末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约54.95%。

茅台集团收购贵州高速股权，表明公司正在酝酿由单纯的白酒企业，向投资金融控股集团转型。”财经专栏作家朱邦凌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在过去的几年里，茅台已经涉足保险、融资租赁、基金、财务、证券等领域，早在今年3月份，茅台集团曾召开金融会议，提出全力支持金融成为茅台集团新的增长极。”

“把茅台酒撒在高速公路上，虽然很多人不太理解，但是作为国有企业，这是茅台集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知名财经评论员谭浩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告显示，上半年贵州高速实现营收78.6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16亿元。此前在2017-2019年，贵州高速的营收分别为145.91亿元、167.39亿元、201.05亿元；同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36亿元、5.56亿元、3.18亿元，对此，谭浩俊表示：“目前大多高速公路公司亏损严重且负债很高，要依靠它们自身的能力去偿还债务存有一定难度。”

谭浩俊补充道，贵州高速日后还将加大投入用于建设新的公路，在这种情况下，茅台集团收购可为公司提供更多资金保障。

“有一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茅台集团将贵州的交通做好，实际上对于自身业务的发展也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也是促进消费市场的一个举动。”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作为一家主营白酒的企业，在“入主”贵州高速之前，茅台集团也曾跨界投资过其他领域。据公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茅台集团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一级子公司共有23家，其中持有贵州遵义茅台机场有限责任公司70%股权。

“茅台集团收购贵州高速股权，表明公司正在酝酿由单纯的白酒企业，向投资金融控股集团转型。”财经专栏作家朱邦凌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在过去的几年里，茅台已经涉足保险、融资租赁、基金、财务、证券等领域，早在今年3月份，茅台集团曾召开金融会议，提出全力支持金融成为茅台集团新的增长极。”

在朱邦凌看来，茅台集团做金融投资有两大优势：一是信用优势，多年来茅台白酒就是硬通货，茅台企业也值得各方信赖；二是现金流优势，茅台集团有500多亿元的现金流，还有200多亿元的货币资金。

此次公告的公布，茅台集团此前从未公开过的真实底细也随之“抖出”。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茅台集团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金额为545.86亿元，货币资金达283.11亿元。

此外，2017年-2019年茅台集团营业收入分别为662.51亿元、869.66亿元、1003.10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08.61亿元、401.79亿元、471.86亿元。今年上半年，营收收入及净利润分别为528.65亿元、259.28亿元。

红旗连锁“出川” 密集式开店开启跨省布局

本报记者 舒娅疆

作为A股市场首家便利连锁超市上市公司，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连锁”)备受投资者关注的“出川”业务有了最新进展。

9月17日，红旗连锁与甘肃省兰州国资利民资产管理集团投资的“红旗便利”连锁超市首批15家门店正式亮相兰州市。这标志着红旗连锁通过输出公司先进管理模式，正式走出四川，实现跨省发展。

四川特产 受到兰州消费者青睐

《证券日报》记者在兰州的红旗便利和谐家园门店开业现场看到，热心市民将不足百平米的便利店挤得水泄不通。店长告诉记者，在9月17日正式开业以前，该门店已经试营业一周，目前来看“生意不错”。“在门店销售的产品当中，四川特产很受消费者欢迎，比如四川的豆瓣酱、牛肉、抄手、火锅底料等产品，甚至有部分顾客是专门前来门店购买四川特产。”她同时透露，预计后期还将为顾客提供代缴水电气等更多增值服务。

根据此前披露的公告，红旗连锁与兰州国资利民达成战略合作，双方以合资方式设立甘肃省红旗便利连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亿元。其中，红旗连锁以信息管理系统使用权、管理团队和模式、供应链平台输出价出资3000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20%。通过与兰州国资利民的跨省合作，红旗连锁以输出先进管理模式出川发展，创新探索新型经营模式，打开向外经营发展的空间，实现跨省市、多方位综合发展，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巩固和提升红旗连锁在零售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也将推动“成都造”、“四川造”优质产品推广到省外，省外优质产品引入川内。

值得一提的是，红旗连锁省外扩张的行动也受到市场分析人士的关注与看好。东兴证券表示，今年疫情期间红旗连锁拓店步伐仍未停止，带来营收逆势增长。公司上半年净增门店119家，门店总数增加到3189家。公司以管理输出的方式与兰州国资利民资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甘肃省红旗便利连锁有限公司，迈出了跨省布局的第一步。随着公司省内拓展和省外布局同时推进，密集式开店形成的网络布局优势进一步显现，有望进一步打开市场空间。